

西麗亞之思



水蛙

「雁南飛的時候
留下
遼闊的秋空
竟什麼也不是了

同樣是自律的美
同樣是晚風中的溫柔
同樣的意象，可是，西麗亞
納捷思那樣坐着，在音樂裏
把純粹的生命，遐想
如一面哀麗的霜月
在夢裏的雲間
在天河的水上

一任孤寂
奔馳過
子夜的邊線
秋空的晚香
低低的音符
韻律着淺淺的柴可夫斯基

奔馳過
很多沒有理由的
紛紛嚷嚷的靈魂
以及疲倦的十字架

月色如銀，原來不想提筆給你，只是我答應過人，為
她們寫點東西，時候近了，偏又寫不出來，於是不慌不忙
就想起妳來。

妳或怪我總在夜裏思索，只因爲夜靜心靜，思源流長

西麗亞是我背地給妳的稱呼，只能在專門寫妳的日記
上看到，它來自一首喜愛的詩——歌贈西麗亞，或許妳也
喜歡：

整整一生，何其遙遠
在無端的沈思中
逐漸死去

但仍有人，想着

惦記着，總會到來的七夕

惦記着，她的美麗

以及遠方，一顆倉皇的月

一支古古老的夜曲，一些些

高貴意義的語句

以及 西麗亞

我不善修飾自己，妳必然十分瞭解。自始，我掣着如
一，坦真如一，離開妳的日子裏，妳仍常令我感念深遙。
而今夜，我懷着一份凄美，爲妳寫下這篇書簡，以最真摯
，懇切的心情，向妳訴說我的看法，思慮我如何爲妳保有一
份永恒的懷念和冀盼。

離開妳，已經很久。我依然故我，依然驕縱蠻橫嫩而
不熟，而妳呢？是否仍在月下樸樸奔波，仍然沉浸在琴聲
歌韻裏？

記得任何事是我的缺點，當我決定離開時，我確定妳
並不孤寂。妳知道，我們是執拗的男女，傲慢於各自堅持
的原則和理念，然而妳瞭解，我們是不記恨也不怨懟的，
問題是我們都不肯落於俗套，因此也就沒有常規可循。然
則錯也許在我，也許不在我，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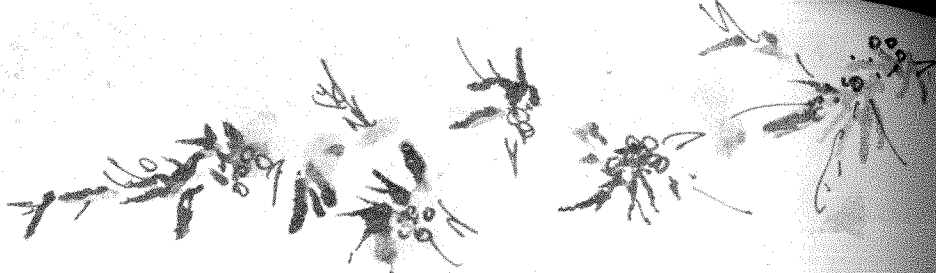
在妳我的故事裏，我從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一個角色，
也不知道在妳眼裏我到底是一個何種典型的男孩。一個充
滿衛道色彩的男孩？一個一絲不苟嚴謹的男孩？一個愛寄
藍箋的男孩？一個冒冒失失跑去找妳的男孩？或只是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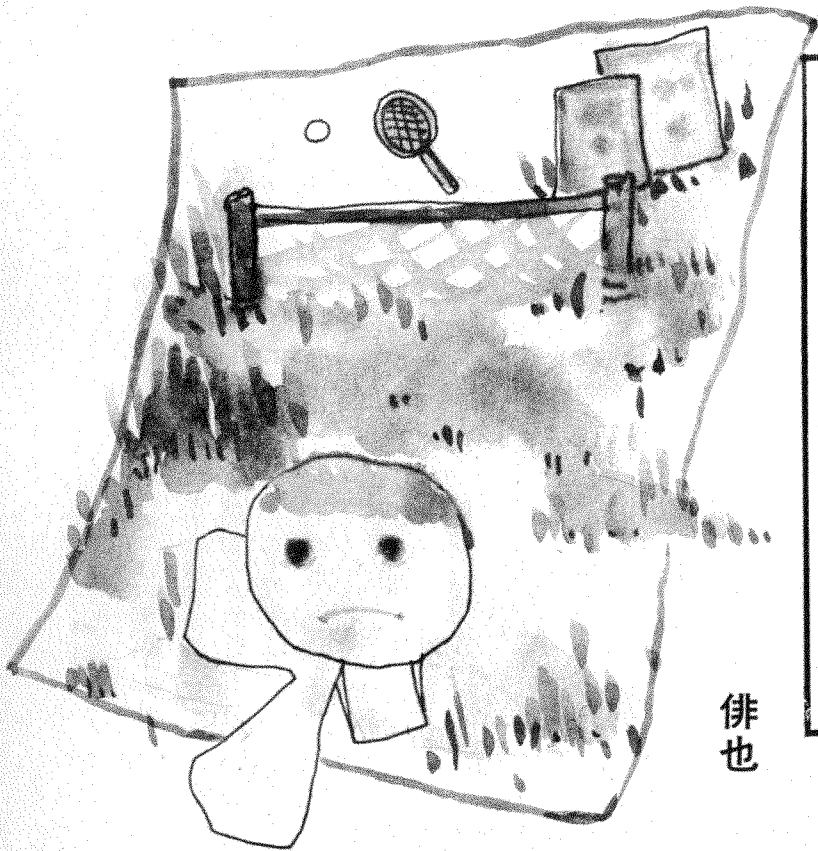
滿臉幻想在無天脫的懷男孩？如果你竟沒有發現我那麼一
絲深藏的豪邁與酒脫，我將十分懊惱與遺憾。

我告訴過妳嗎？我欣賞兩種女人，太陽浴血記裏的珍
珠，和巨人裏的伊麗莎白，一個純而率真，爽朗，一個聰
慧、明理、剛毅，而妳，在我心底，妳是兩者合一，無處
再覓的神。正因爲奉妳如神，使我不得不遠颺，去尋求一
份理智的冷靜。

我承認我是深思的男孩，在這以前，我還是嚮往唯美
的男孩。當我走出作夢的歲月之後，世態便已開始在我多
感的心中刻印良深，在每個閒暇的夜裏，我靜靜思索，思
索如何使我從不甘平庸裏蛻變，思索如何使我由既有的攪
於守成變成長於開創，在思索之間，峻陡的殘酷使我體認
出唯美的情趣和享受，乃是植基於面對現實之上，如果不
能面對現實，那末一切只是逃避、虛幻和稚氣的組合。養
尊處優的生活並未腐蝕我的心靈和意志，我翼盼自己將來
如東昇旭日，因此我必得腳踏實地昂然邁進，那是說我接
受現實，但不爲現實所役，我笑、我哭，笑時不忘攀援摔
跌的痛楚，哭時依然堅毅舉步向前，在與凡俗迴然背道的
偏激和懵懂鄉愿之間闢一條新道，從面對現實中超越現實
尋求唯美和生活的情趣才是我的本性。

過多的深思，使我對未來和過去多一份莊嚴深沉的評
估。虛無、苦悶、漂泊、無根和我是沾不上邊的，傳統與
反傳統的爭辯對我也無甚大意義，成天喧嚷的達達主義、
象徵主義、存在主義、浪漫主義一類不看邊際的話題於我
無動於衷，惟獨動輒憤然淚下的偽情泛愁者和羅素、沙特
之徒放浪後猶放出哲學烟幕做非理由的辯護令我心煩。我
不在乎人怎麼說我，怎麼批評我，世俗凡夫把聖潔的東西
弄成粗俗和不可信任，毋寧是一樁使人痛心的事。我從不





俳也

一列湛藍中， 出現兩點紅

將髮交給四面八方的風
將憂愁交給笑容
將明日交給不可信託的雲
即使蒼涼，也是微微的了……

晚安，西麗亞。

一九七七、八、十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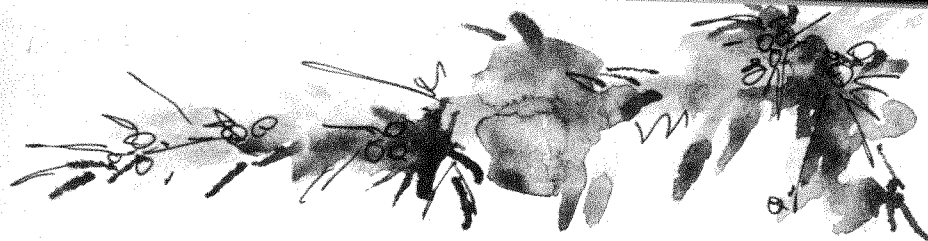
註冊一元，那張白紙就一直覆蓋著。倒不是沒胆子寄回去，而是厚不起那顏面。儘管，數字並不代表什麼，一紙成績也不是以付出一百多個日子的代價。但，自己又何嘗真正在書本上堅持過什麼。九千零一十五元、一百多個日子、父母幾年來牽繫著的期望，只被虛擲於嬉笑怒罵中……

三月初，一狠心，把那張白紙寄了回去。二天後，在三月的陽光下，看姐姐的來信。薄薄的三張紙，却如一股重量，直拽著我往下沈。就連周圍，企盼了一整季的陽光，也似乎沈甸甸地沈了下來。是該沈重了下來，浪擲了三年的日子，壓下來，怕不也有千山萬山了。原想走回房間，一返身，又逃回了學校。怕一拉開房門，又見那一屋子的狼藉和那荒唐了幾天的影子……

逃回學校，逃入地下的小教室，却怎麼也逃不開廿年來，姐姐的第一次譴責：「……不要以為分數打得嚴，補考的人多就心安理得……我覺得你目前有些本末倒置，應該把功課唸好，有剩餘的時間、精力再去找娛樂、消遣；你反而以剩餘的時間用來準備功課、應付考試。我相信你一整學期在書桌上沒呆過幾天；我希望你除了不夠用功外，沒有逃課，否則你真叫我失望……」五六年來，第一次有恣然欲泣的衝動。那些笑聲，那些一向很以為是的生活目的，一下子退得好遠好遠……

父母的背影，那每次總給我一陣索慄的背影，翻湧了上來。而那雙手，那每學期初，接過父親近一個月薪水的雙手，竟一下子灼熱了起來。如何能用同樣的雙手在球場、在海報、在草地上消磨掉每一個日子。眼前突然一陣模糊，桌上多了幾滴晶瑩的淚珠。

夜漸沈，人聲漸遠，在決心和懺悔中我默默地彈去那厚積的灰塵……



寫風花雪月的東西給你，也從不用崇拜赫塞，勞倫斯、濟慈、卡繆、尼采之類的話語拮弄你，這些矯情炫耀的東西算什麼，又能代表什麼？不喜愛浮幻不實，並非表示我超然自雄，只能說我瘦，但是瘦得結實。

人說我大抵拘謹隨和，但我以為自己是狂野的，充分純淨，充分狂野，並且感情濃郁，童心未泯。的確，我沒有讓房間裏亂過，也沒有邋邋過，我以為這是對人，對生活敬重的一種禮貌，但是如果必要，我會讓東西雖然紛陳，也會穿着整齊跳入溝裏打滾，不戴一分眉頭。你呢？也把我當成拘謹的漢子，而從沒有注意過我的頭髮因為不愛受塗油抹水的拘束而任它飄揚麼？

我手裏有兩張卡片，一張是你寄來的，一張是我原本打算寄給你的。想起你時，我就急切的把你寄來的那張拿出來瞧瞧，而想起我們的傲慢時，我就忍不住要摸摸我做的那張，然而我永遠不忍，也不會把它寄給你，它與我深藏的心意相悖，何況我堅信有一天我們還會相遇。

思緒恆常是矛盾的，當我想起你，就趕着要告訴你什麼，真的拿起紙筆，却又苦苦茫然不知所云，也許，你又嬌嗔着臉開始頓足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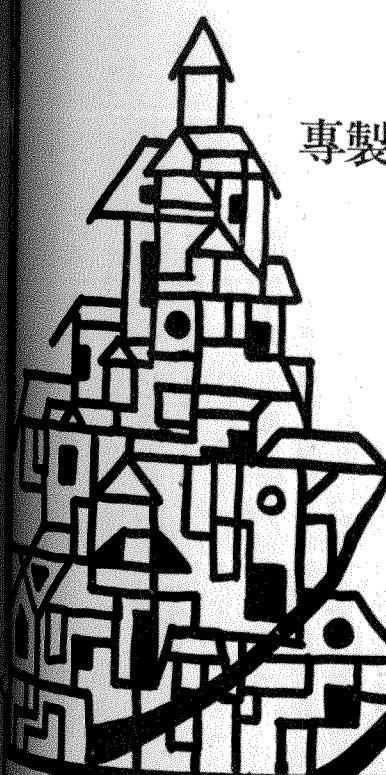
還記得我向妳述說搭機飛過妳住的地方那件事嗎？如果問我此刻思念妳到何種程度，我仍記得今天是妳的生日

富梨服裝社

專製：
醫護人員制服

合身好穿

地址：
台中市西區樂羣街28號



1977.5.16